

武漢焚化廠釋致癌物 兩年毒死十數人

毒灰圍城

居民惶恐

二噁英毒性大山埃千倍

二噁英是一類劇毒物質，垃圾焚燒不充分時會產生，它比氰化鉀（俗稱山埃）毒性還要大1000多倍，人類吸入二噁英可導致生殖和發育問題，損害免疫系統，干擾激素，當人體內二噁英達到109納/kg時，便易引發癌症。

垃圾焚燒產生的二噁英大部分附於焚燒產生的飛灰之中，因此飛灰被認定為高危有毒廢棄物，1,000度左右的高溫可以將飛灰完全燒熔。



初冬的湖北武漢，連日晴好無雨讓城區空氣一團混沌，該市漢陽區郭家灣村民每日進出必經之路，一個一個都捂着口鼻，加快步伐。惶恐與不安，無處不在的混濁空氣籠罩著這片人口超過7萬人的居民生活區。63歲的村民孫臘香指着馬路對面的漢陽鍋頂山垃圾焚燒發電廠說，那就是噩夢的源頭。該廠長期排出致癌劇毒二噁英，兩年間令村內十多人死於癌病。村民凡是有條件的都在努力逃離這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珊珊、肖晶

武漢報道

牆之隔，漢陽鍋頂山垃圾焚燒場就這樣緊靠着居民區拔地而起，每天整個武漢市的醫療垃圾及部分主城區的生活垃圾都在這裡焚燒。孫臘香回憶，兩年前啟動施工建設時，沒人告訴他們那是個什麼工程，相反，工地大門上的「環保」字樣還一度讓他們以為是好事。然而，當巨大的煙囪聳立起來時，大家才明白，馬路對面的工程是垃圾焚燒廠。隨着濃濃黑煙從鍋頂山的煙囪中飄出，周邊居民的噩夢就此開始。

黑灰蓋地 臭氣沖天

二噁英、致癌物質、飛灰、臭氣、安全防護距離，這些原本遙遠的名詞在村民中迅速普及開，恐懼和憂慮讓孫臘香和許多人成了垃圾焚燒知識的「專家」。為了把垃圾廠「趕出去」，村民們一道去找廠方說理，向漢陽區政府討說法，用土堆在垃圾焚燒廠的大門前堵了三天，上千人在漢陽大道上遊行示威，均徒勞無功。

孫臘香家的後院正對着垃圾焚燒廠的煙囪，地面常常可以看到一層黑灰，每次打掃完沒多久就又覆上一層。後院曾經是她帶着外孫女曬太陽的地方，可現在5歲不到的小姑娘已被媽媽接了回去。

當地的村民中凡是有條件的人都在努力逃離這地方，大家的親戚朋友都避免到村子裡拜訪。平日裡，人們連窗戶都不敢打開，尤其颱風時，漫天黑煙飄向周邊的住房，樓層越高污染越厲害，到處都是臭味。郭家灣村旁有個小茶園，如今也無人問津，「誰知道有沒有毒啊，早就沒人敢喝了。」

鄰近民居 禍七萬口

飽受垃圾焚燒之災的不止郭家灣一處，規劃圖顯示，共有兩座村莊、兩個還建房小區以及一個採石場分佈在垃圾焚燒廠四周，總人口超過7萬人。



■2010年武漢漢口北垃圾焚燒廠建設期間遭到周邊居民的強烈抵制，但依然投產。



■孫臘香一說起垃圾焚燒廠就憂心忡忡。

武漢垃圾焚燒廠位置



五垃圾焚化廠 年排20萬噸毒灰

小資料

武漢要建國家中心城市，擴張速度歷史罕見，城市垃圾焚燒項目同步推進速度同樣罕見，短短幾年已建成漢陽鍋頂山、黃陂漢口北、江夏長山口、青山星火和東西湖新溝5座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但記者調查發現，這些垃圾焚燒場正在嚴重地影響着當地居民的生活。

一份武漢市環保局公開的函件寫明，武漢市5家垃圾焚燒廠每天產生垃圾焚燒飛灰600噸，均未按國家有關規定處理。也就是說，一年累計達20萬噸飛灰被違法處置。

學者：垃圾燒不好 管理出問題

據資料顯示，鍋頂山項目有兩家企業主體，分別是武漢博瑞環保能源發展有限公司和武漢漢氏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前者運作生活垃圾焚燒，後者運作醫療垃圾焚燒。因為未達到環保部門的安全性要求，項目從投產至今都沒有獲得生產許可。企業違規焚燒，當中存在政府部門監管不力問題。學者認為，垃圾都「燒不好」，不是技術問題，是管理問題。

拒理省市要求 未安置居民

本報獲得的政府文件顯示，湖北省環保局和武漢市環保局分別在2008年和2009年要求，鍋頂山項目須從垃圾庫和鍋爐建築邊緣向外延伸300米設置風險防護距離，並在工程投入試生產前完成搬遷安置工作。

然而，2012年12月31日，武漢市環保局才發現鍋頂山垃圾焚燒廠未經該局批覆，擅自運轉6,000餘噸垃圾進行試運行調試，當場責令其立即停止。不過，該局1月16日再次到現場核實，焚燒廠仍未停止作業。

華中科技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華中科技大學環境衛生工程研究所所長廖利表示，垃圾焚燒廠如果控制得好，可以完全沒有臭氣、黑煙等問題，現實中，許多垃圾都「燒不好」，比如垃圾需要在儲槽控水，以降低水分，可具體操作時人們常常圖省事將這個步驟簡化；比如二噁英很大一部分在垃圾燃燒產生的飛灰中，1,000度左右的高溫可以將飛灰完全燒熔，可爐膛溫度實際可能只有600度。國內近幾年新建的垃圾焚燒廠應該都已達到歐盟標準，技術和設備不存在問題，「應該做到而沒有做到，那就是管理問題。」

呼吸新鮮空氣竟成爲夢想

武漢的霧霾自去年冬天開始已經成爲常態，很難說垃圾焚燒在其中究竟貢獻了多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一個城市為了實現自己所謂的城市夢想，卻要以侵犯一小部分市民的呼吸、犧牲他們的健康為代價，即便這個夢想真的屬於大多數人，也顯得不公平，更何況，代價未必僅僅由這一小部分人來承擔。

城市目標在提升，安全標準卻在縮水。專家指出，歐洲的垃圾焚燒看不到煙，安全防護距離尚且有2公里，當我們在糾結於黑煙和白煙的差別時，安全防護距離卻已經降到300米。

來不及適應這種急速縮水的落差，我們就已經目睹垃圾焚燒廠和民居僅一牆之隔的現實。恐懼和焦慮讓人倒吸一口涼氣，等等，這個區域內呼吸、風險太高！

危險真的只有300米範圍嗎？與鍋頂山一河之隔的漢口對岸是一個幾十萬人的居住區，從鍋頂山沿漢江而下，兩公里外就是漢口最大的宗關自來水廠的取水口，風險有多大，心知肚明。

為了達成國家中心城市的目標，武漢拚命地補發展不夠的課，地方可以投資幾十上百億資金修橋建路，卻也可以資金困難為理由，讓一個區區幾億的垃圾焚燒廠拆遷安置規劃數次夭折。垃圾焚燒廠已深入居民區，規劃仍然沒有調整，這個城市除了缺發展的課，還缺了多少規劃的課？缺了多少生態環境的課？又缺了多少市民健康的課？當呼吸新鮮空氣成為市民夢想，那必是城市的一曲哀歌，哪怕這座城是世界的中心。 ■俞鯤 記者手記

投訴屢碰壁 拆遷缺資金

也碰了壁。

武漢市環保局在今年1月17日給武漢市委督查室的回函中指出，須「盡快完成300米風險防護距離內居民住宅等環境敏感點拆遷安置工作」，而時隔近一年當地居民仍生活在垃圾焚燒廠一牆之隔的居民區中。有消息指，拆遷安置規劃方案數次提交武漢市長辦公會，均未獲通過，難點還在拆遷安置資金和選建選址上。

下一步，可是漢陽區法院拒不受理起訴書，法律途徑

也碰了壁。

徐又翠是以村民代表名義起訴垃圾焚燒廠和漢陽區環保局的原告，她表示村民們想通過正規的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相繼起訴垃圾廠和區環保局。「民告官，向來困難，怎麼會不怕呢？」徐又翠坦言村民們最初也很忐忑，但想起孩子孫子總不能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才鼓足勇氣跨出這一步，可是漢陽區法院拒不受理起訴書，法律途徑

也碰了壁。

徐又翠是以村民代表名義起訴垃圾焚燒廠和漢陽區環保局的原告，她表示村民們想通過正規的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相繼起訴垃圾廠和區環保局。「民告官，向來困難，怎麼會不怕呢？」徐又翠坦言村民們最初也很忐忑，但想起孩子孫子總不能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才鼓足